

中国首届网络文学大奖赛 ②

主办: 山东文学 齐鲁晚报 网易

网址: <http://blog.163.com/wenxue.html> <http://www.qjwb.com.cn/> <http://www.sdwenxue.org/>

散文赛区

西湖。关于，我爱你。

□作者:YY

影子说,去西湖吧。
端着咖啡的手猛然一抖,咖啡洒了一地……

似乎是一次计划了很久很久的旅行,而此时才真正付诸行动。其实不过是一次简单的旅行而已,然而却比以往多了一丝说不清楚的心绪,紧张,惊喜甚至夹杂着一份无奈。生活有时候就是个玩笑,永远都不知道某一次短暂的离开,是为了等待还是躲藏?

依然是晚上的车。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习惯走夜路。因为黑夜可以掩饰一切,包括疲倦的外表与负荷的内心。火车行驶在漆黑的铁轨上。透过窗户,可以看见灯光闪烁的城市渐行渐远,直至消失。其实很简单,这就是离开,不留一丝明晰。

当翌日清晨的第一束阳光透过玻璃窗折射成七色光洒在我的身上时,我知道目的地到了。

三月份的西湖边,尽管春光明媚,绿柳成荫倒映湖面,但依然会有一丝透骨的寒冷。人潮涌动的苏堤,似乎并不因为料峭春风的寒冷而安静,反倒更加繁华。据说“苏堤春晓”是西湖一大景观。春天,早晨。在这个时节,我来了。不知为了这份“春晓之境”而来,还是恰好赶上这个景致。漫步苏堤,会看到西湖的一个侧面。如花美景,如画般的虚拟。绕过苏堤,经过小桥,那是雷峰塔。

这是一座现代式的塔楼建筑,故而早已看不到斑驳的墙壁。新式的建筑,早已消解了历史的沉淀。雷峰塔乃至整个西湖之所以出名,更多层面上是因为白蛇和许仙的一段凄美爱情。而雷峰塔是白蛇最后的归宿。这是一个故事结束的象征。因而,我们会来雷峰塔,更多时候或许也是因为这段已经结束绝美的爱情吧!所以,为了一个故事的结束,我来了。

从雷峰塔到断桥,步行其实有一段距离。要经过杨公堤,然后走很长的距离,才会到达。

一直单纯地以为,断桥因其名而言,应该是一座桥的横截面。否则,怎么会叫“断桥”呢?而到达断桥时,恍然大悟,自己的见解是如此愚蠢。这是一座完整的桥,并没有“断”,而且还连着白堤。原来,所谓断桥的“断”不是断裂之意,相反这里却是白蛇遇见许仙的地方。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人们赋予断桥以缘分的含义。因此,断桥之上,行人匆匆。为缘而

来,为缘而往。
漫步其上,突然发现西湖其实很小。站在断桥这边可以清晰地看见湖对面的雷峰塔。断桥是一个故事的开始,而雷峰塔却是一个故事的结束。从断桥到雷峰塔如此短的一段距离,却是白蛇红尘中的一生。看过李碧华的《青蛇》,其实,白蛇这一生,可谓短暂一世情,半世误痴情。当这段痴情面对许仙的相负时,这唯美的爱显得多么苍白。而对白蛇来说,短暂但却绝美的那份相遇与相守,也许是一种幸福。

转瞬间,夜幕降临。
夜色,弥漫的是春天的温暖。我站在断桥边,凝视着这片湖。水中月如雪般皎洁,湖面宁静得让人欣慰。西湖最美的也许就是这份宁静吧。据说,冬日的断桥会有残雪。而我不知道错过了那个冬季,断桥是否下过雪?

之前,我一直疑惑为何会来这座城市,是因为一段文字而来西湖,还是因为西湖而成就一段文字?而当夜幕降临,漫步断桥,才发现,我来却是为了一个文字的葬礼。我背负一段关于你的文字,风尘仆仆地来到这里。我以为会如我们约定的那样,在这个充满缘分的地方,我们还会相遇。然而错过了那个冬季,我没有看到断桥残雪的景色。断桥之上,茫茫人海。我看到的是擦肩而过的无数陌生人。

我驻足,把随身携带的文字整理好,在这个安静的夜晚,轻撒在这个美丽的湖里。薄纸散落,犹如一场美丽的葬礼。我也许永远不会明白林黛玉葬花的心疼,而此时,我有谁难过,因为这些散落的文字。原来,于我来说,西湖终究是一个童话。因而,醒来,也只不过是一场无痕春梦。然而这一切,关于我的文字,你的记忆都将随着我的离开沉在这个梦幻般的湖里。

烟花三月。梅开时节。我来,是赴约的。雷峰塔依旧,断桥无雪。你没来,我已离开。很多东西,注定会错过。西湖很美,美得那么虚幻,那么不切实际;美得如雾里看花,但愿我真的是“悟”里看花。痛与快。痛定思痛,还记得来时路。

伍尔夫说,如果生命有一个根基,那就是记忆。而在那生如夏花的记忆中,在永远追忆的青春年华里,曾经春衫薄,曾经红袖舞,曾经我爱你,曾经我爱过你……

点评

关于爱的表达,可以直抒胸臆,可以隐晦含蓄,每一种方式都能成就一番爱的神话或传奇。该散文以烟花三月作者漫步西湖时的所见所思所感来结构内心的情结,以穿越于传说和现实之间的生命勇气来应对与承受爱的重量。这是一篇唯美、略带忧

伤而不失真情向往的优秀散文。

点评人:陈夫龙,博士,现供职于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中国首届网络文学大奖赛初评委。

固定时辰。他是没爹没娘没家的人。他的家,在庙外十丈远,院里有桃,杏,也不回去摘一颗吃。他家窑洞的窗户纸破成条缕,西风北风东风南风都来过,一年两年三年五年的,他都快忘了自己的家。偶尔分粮食,他回家取布袋,推开闭着的门,看到院子角角落落的草,枯了

全无想象和传统中的好,看庙人便哈哈大笑,拿手捏一个,津津有味地吃起来,好似美味佳肴般受用。有时他的柴火里会煨着山药。那香甜的气味从柴烟里飘到小孩的鼻管里,谁闻到了,就跑来要,他就给。给完了,他的饭也就算吃完了。肚子的事,好像跟他的嘴没多大关系。别人饱了,他也就饱了。到了后来,他的头发胡子也不剃了,任其长着,坐在庙院的台阶上,短烟袋在口里衔着,白髯白发,随风飘摇,可不是神仙嘛!

晚上,看庙人是睡得最早的一个。晚上的人间最喜悦闲在,亦没有愁病,白天想的、干的,晚上都暂搁一边去,洗了,躺在热炕上,抽烟的抽烟,做梦的做梦,都不出门了。即便有争吵,亦被厚重的夜色裹盖了,人在下面,叫也听不见,哭也看不见。所以,天还没黑,庙门就关了。庙门关了,看庙人就睡了。只有他睡了,神仙们才好回来走动。到神仙们闹腾的时候,看庙人已到梦深处看景去了。村里人说,他身上安着开关呢。开关是什么,就是话匣子上的线,拉它,它就唱了,再拉,唱就停了。看庙人的开关,没人看到是哪根线,也没人知道谁在拉它,但他就是定时关了,定时开了,白天黑夜,半人半仙地度日子。

有人要他说说他跟神仙们的事,他笑笑,白髯里掩了一个古井般的嘴,天机不可泄露,神仙都是这样说的。

他活了很多很多年,小孩子长大又生了小孩,他还活着,问他,你几岁,他也笑而不答。连他都忘了在这红尘里滚练多少年了。他在,庙才在,神仙才安生长久。人说他真是修成仙了,每夜都是要跟天上的神仙喝酒的。但人眼里的仙,也是要死的,所以他死了。他没有死在夜里。他在夜里会了神仙,跟神仙告了别,清扫了酒肉残骸,吃了一袋烟,在半晌煮了粥,喝了两碗,睡到炕上,便死了。他死在白天。白天是人间的天下。

一条腿粗,一条腿细的看庙人死了。他的肉身留在了人间,魂魄上了仙界。这下,他在人间是人,在天上是仙。人的归人,神的归神,大好。

荣了,又枯了又荣了,也不把本来不直的腰再弯一把,好似这家跟他无关。队里在庙门外替他用油毡纸搭了一个小房子,他在里面生了火,熬粥煮菜。人吃饭的时候,看庙人坐在庙院里抽烟,每家都闹哄哄地争抢着把食物填到嗓子眼里。他也知道到了老天定下的吃饭时辰,但他就是不饥。到人都吃完了,肚子安适了,歇的歇了,忙的忙了,街上有顽童手持棍棒呼啸来去,他才会煮饭。他煮的饭奇形怪状,和好玉米面,面上用指头戳一个洞,将山药丁填进去,就算包饺子了。饺子是逢年过节才有的吃食,人在平常日子里是吃不上,所以人看他吃饺子,像看仙家吃饺子。他又大方,有小孩凑过来,就赏吃,小孩稀罕饺子这吃食,便欣然接过,待下口,甜淡难食,

看庙人

□作者:指尖

点评

我要感谢网络文学大奖赛,因为这次活动让我看到了“指尖”这样的写作高手。我顺便看了她的《绣鞋》等文,只想到四个字:不可方物!

点评人:李钧,文学博士,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首届网络文学大奖赛初评委。



神历来不给庙把门,他们更喜欢游历,四海纵横,歇下来做泥胎,憨憨地笑,享受人间的敬意和吃食。偶尔在夜里召集众神来喝酒吃果,肆意欢歌。所以庙里那个有红尘气息的人,就不是神。他是人,但他是一条腿粗一条腿细的人。村里人都说,看庙的拐子是半仙,一条腿在人间,一条腿在天上,虽然瘸,却是天上地下穿梭来往。只有这样的人,适宜住在庙里。这样一来,人看他是仙,神看他是人,他可以在庙里当人,也可以走在村里的黄土路上当神仙。

庙生了那么多物事,只有人不是它生出来的。人是人生出来的。有了人,才会有村庄,有庙宇。村子小,无游侣闲僧来坐镇,只有瘸着一条腿的看庙人守护着庙。庙不能亲自伸手,护卫它生的树、鸟、草、灵物,连人间尘埃都不能拂扫,所以看庙人便成了庙的代言人,清扫,看护,修缮,偶尔也被凡人讨教仙事一二。

看庙人是村里起得最早的人,神仙一散,回到泥胎身,他就起来了。冬天摸着黑进到庙里,神仙们的气息还在,他无畏惧,就坐在神仙们坐过的地方,在蒙昧的暗色中,长久地跟神仙的泥身子对望。他也叹息,为红尘琐事,肉身凡体的欲求而苦恼,但跟神仙坐一坐,他这些事便消散全了。当他神清气爽地站起来的时候,他的仙气便从歪斜不直的身体里一点点散出来。他看不见,但人和神都看见了。后来天便亮了。天亮了,神仙连气息也散尽了。他洒了清水,拿了扫帚,有节律地一下一下将万丈尘埃一点点扫出庙堂,神仙虽然是个泥身子,但还是见不得尘埃的,尘土多了,神仙也会苦累。这时煎熬了一夜的人来庙里讨一味良药,一进门,便看到了道骨仙风的看庙人,倒吸一口凉气。那看庙人抬头看人,也不出声,依旧做他手里的事。

他把整个庙院都会扫一遍,冬天的雪,春天的尘,夏天的花,秋天的叶,扫一年,老一年,他就越不虔诚,越随意,形骸全脱,白日里闲坐,他的浑笑都是要讨到一两句骂才甘心。他不是不敬神,他是不敬人。

庙院里,在白天只有鸟和鸟声,他会睡足一个长觉,亦无

